

“东总”烈士碑前的缅怀

□望府

清明时节，是活着的人祭悼、缅怀已故亲人的时节，岁月弥久思越深。六横坦岙小贺家山上矗立着的“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显得更加雄伟壮观，碑上镌刻的“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11个金色大字更是熠熠生辉。

伫立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缅怀着“东总”(东海游击总队简称)倥偬岁月，缅怀在六横岛上英勇献身的“东总”烈士。春天，在小贺家山上有他们(烈士)的季节花最美，松柏更青翠。

1948年4月，江南武工队第五大队与舟山群岛游击支队部分指战员正式成立了80余人组成的“东海游击总队”。

1948年8月19日夜，东海游击总队的主力乘坐8艘大帆船从舟山本岛的螺门村启航转移到天台山地区。次日凌晨，抵达六横岛。8月20日晚，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周至柔，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等亲临舟山指挥作战，国民党海军出动8艘舰艇及一些船只，并且调动了2架飞机，掩护海军陆战队和浙江省保安队等部2000余人来到六横岛海面，企图用“海、陆、空”立体式，以围剿东海游

击总队。

8月21日，六横岛上是一个磅礴和血腥的雨天，东海游击总队战士冒着雨欲血奋战，从凌晨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2点，由于敌众我寡最后不得不进行撤退，分散突围到定海、秀山、东极、白沙、滩浒、玉盘山等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调动16艘舰艇、4000名海军陆战队，准备全面封锁舟山群岛海面，并实行逐岛“清剿”。

六横岛上这一惨烈的战役，“东总”有百名指战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大队长王荣轩也在之后的“清剿”中被捕杀害。仅有政委王超等少数人员转战至天台山区，同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汇合。

在牺牲的“东总”指战员中，其中有郑尔昌和郑如水两位烈士，他们都是出生于六横小湖贫苦渔民家庭。1947年5月，郑尔昌在宁波大松江交上了一位好朋友叫贺忠根(原是六横平岩潭人)。两人来往十分密切，可谓肝胆相照。有一次，贺忠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平时假扮成做生意的商人，其实是四明山地下游击队员。贺忠根要求郑尔昌做他的联络员。从此，郑尔昌以职业挑鱼货行贩为掩护，担任通信联络工作，向贺忠根提供六横等地敌伪情报。次年3月，郑尔

昌被正式吸收为东海游击总队队员，并奉命在六横各地活动，与小湖郑如水、郑信帮、韩决定和双塘、礁潭等地一些“兄弟”秘密聚会，扩大队伍。

当地反动头目察觉他们的一些秘密活动，便指使一些反动爪牙秘密跟踪盯梢并通缉。1948年4月，郑尔昌被迫带领郑如水离开六横岛，来到当时驻扎在普陀螺门的东海游击总队大部队，并介绍郑如水参加了游击队。郑尔昌被委任为“顽强中队”分队长，郑如水为“顽强中队”副分队长。此后，他们多次参加定海等地武装游击战。

“东总”战士突围撤离六横岛。当时，郑如水被留在六横岛，隐蔽在家乡小湖。8月25日，被敌人发现，郑如水与敌人顽强拼搏，负伤被捕。于当天下午3时，郑如水被敌人连戳37刀，英勇牺牲。

再说郑尔昌在撤离时带领五名战士，避开敌人道道岗哨，夺路下山，潜移到小湖外的海边，乔装为涨网渔民，驾着一艘涨网船撤离到象山去。船到中途，不幸被敌舰雷达扫见，被追捕带上军舰。敌人立即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并严刑拷打，郑尔昌坚强不屈。1948年8月25日，郑尔昌等在余姚被敌人杀害。

青山不老

早5点钟起床，养成雷打不动的起居习惯。

问他每天怎样锻炼身体时，老人说，前几年以走路为主，近来，怕汽车撞着，就不在马路上走远路了。

前几年，老人有时在隔壁房间同大伙搓搓“一分两分”小麻将。牌友说他“麻将搓得嘞嘞响”。而老人虚心地对笔者说：“现在搓麻将次数也减少了许多，不像以前天天搓了。”

老人一生没生过什么大毛病，很少打针吃药，更没进医院住院。问他血压、血糖情况，老年说，都没问题。

老人每日中餐和晚餐由居家养老食堂送来，不用自己烧饭买菜，过上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打开保暖饭盒一看，有热气腾腾的三盒小菜一盒白米饭。餐桌上，还有子女送来的红烧带鱼、梅鱼和用豆制品烧煮的“下饭”。老人风趣地说，“介多下饭餐餐吃不光，‘卖掉’(老人说倒掉为卖掉)怕罪过，剩下饭由他们(子女)处理。”为此，饭桌上下饭天天换新鲜。

老人与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得近，与另一个女儿也在同一个区域。儿子和媳妇、女儿和女婿一天几次上门来看他，搓麻将时帮他做搭子，长期“泡”在一起。青辈们也常上门孝敬。可谓“青山不老，百岁寿星福泽厚；绿水长流，子孙满堂绵继远。”

老人满100周岁时，开始领取政府高龄补贴500元/月，每年重阳有5000元的慰问金。上一次采访

时，老人笑咪咪地对笔者说：“每月拿政府500元长寿津贴，实在有点难为情。”字里行间表露出老人感恩心态。

每逢佳节，市、区、街道领导上门慰问，社区干部更是“一天十八趟”见面打招呼。

旧社会，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老人过着牛马不如生活。解放前，他在一家冰厂里干苦活。挑冰苦啊！冬天天冷，水田结着冰，冰厂把天然冰收集起来，卖给讨鱼船，赚现钞票。

天寒地冻才有冰，有冰就得早起，太阳出来，冰化了，岂不白搭。要把水田里冰挑到冰窖里，走的是湿路——脚踏在冰水里，下身湿透了，脚像刀割一样疼。三担挑过，上身开始冒热气。不一会，全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上身是汗水浸透的，下身是冰水弄湿的。如此高劳动强度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好比“出牛力，吃猪食”。

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944年农历正月十八，侵华日军在沈家门平阳浦板桥头遭到游击队袭击之后，狗急跳墙，很快实施报复行动。

连忙从定海、沈家门等地调集120余名侵华日军，六辆大卡车分东西二路包围平阳浦板桥头周围李家、夏家。放火烧掉200多间房屋，造成数百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李纪林家的4间平屋也燃起熊熊烈火，“快，里面有孩子！”李纪林冲进卧室，一脚踢开房门，从床上抱起3岁的儿子往外冲。

清明回忆

也悠扬动听，可惜这种笛寿命不长，拿回家里，第二天就干了，吹不响了。

在我们祭扫的墓地附近有个“娘娘庙”，在我们扫墓的过程中庵里的尼姑来问讯，还送给我们几捆春笋，我们致谢后，到她们庵里去玩，看见那里的竹林很大，身入其中，不见天日，但是那里的空气特别新鲜，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

清明那天，我们还要去上“众家坟”，就是去上同族的公共祖坟，坟共有五、六处之多，须花上整整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作主，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这笔费用由祭田开支(祭田就是“众家田”)祖宗们很有心计，恐怕子孙不肖，上不起祖坟，叫他们变成饿鬼，因

此，特置几亩祭田，租给农民，轮到谁家主持上坟，就由谁家收租，因此大家都高兴作主，而孩子们尤其高兴，因为可以整天在外玩上一天。

上“众家坟”是有严格的程序和规格的：先把坟地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八仙桌放置墓地中央，四边摆好四条长凳，再将一碗碗鱼肉菜蔬和一盆盆瓜果糕饼摆上桌，桌前点上三柱香，香的两边点上一对红烛。祭祀开始，禁止大声喧哗，禁止随意走动，然后由主持人侍奉在侧，往桌上的酒盅斟酒，酒过三巡，添饭一碗，接着全家按长幼依次在桌前跪拜，说出各自的诉求。

对于孩子们来说，上“众家坟”那天，还有一件乐事是“抢鸡蛋”。每到一座坟上除了对祖宗的一桌

为纪念“东总”烈士，教育后人。六横镇投资建造了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园。主要建筑包括纪念碑、广场、史迹陈列室等三大部分。烈士纪念碑高18米，宽5.6米，碑正面镌刻着“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金色大字，由原浙江省委书记薛驹题写；碑的背面是由六横镇政府敬立的碑文。纪念碑造型别致，气势壮观。

东海游击总队史迹陈列室位于半山腰，陈列室由10个部分组成：大厅中央为“前言”，用中、英文简介东海游击总队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东总”的革命史迹示意图，简介“东总”在舟山群岛的革命斗争地点；“东总”的组织沿革；“东总”18位主要干部简历；“东总”革命斗争传历，包括“风暴初起”“中流砥柱”“威震四海”“惊涛骇浪”“风雨同舟”“乘风破浪”等方面内容；“东总”革命烈士名录；“东总”牺牲战士(未评烈士)名录；纪念与回忆，有省、市及部队部分领导题词，“东总”老战士回忆文章等。

蓦然间，我想起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的《有的人》中的一句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东总”烈士，你们虽犹犹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介坏‘东洋人’哟，把阿拉屋烧塌了，粮食烧成炭，今后阿拉生活怎样过呀？”晕头转向的李纪林一下子被母亲的号淘大哭惊醒，突然清醒过来，第二次冲进屋内，与伙伴一起奋不顾身跳进火海，抢出4箩稻谷、2箩蕃薯干。

“东洋人拷人了，快逃呀！”无家可归的群众哭声连天，听到拷人声逃的逃，藏的藏。“阿林，快逃到依娘娘家里去！”李纪林母亲边逃边叫儿子快跑……

冷不防，李纪林母亲被侵华日军拦住，要她说出游击队下落。母亲一问三不知，就被毒打。李纪林急中生智，绕过鬼子兵，迅速逃进平阳下张家姨娘家，隐藏起来，终于逃过一劫。

没能逃脱鬼子魔掌的近100名村民，被赶到板桥上跪着，其中有4名村民无辜被枪杀。

回忆苦难往事，老人牙齿咬得格格响，在老人心底里仍埋藏着仇恨。

让老人值得自豪的是，曾为抗日游击队担(送)过饭。

游击队伏击前夜，为了不暴露目标，挑选老实可靠的李纪林送饭。每餐就餐前，李纪林从平阳下张家挑来热气腾腾的饭菜，供游击队员用餐。游击队员吃饱睡好了，有足够精力投入战斗……伏击结束，游击队除烧毁日军一辆吉普车外，还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文件。这次伏击，也有李纪林的一份功劳。

“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

□任佩飞

突然想念我的外婆，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每到清明，外婆家小院的果树便慢慢开花了，有金桔，有桔子，有文旦，还有就是这个柿子。外婆是个外强内柔的小老太，秋天柿子被鸟吃了，就在那惋惜，被人偷了，就在那暗骂。她的嗓门全村最大，小时候调皮的我们，总是几里外就能听到她在那呼唤我们，一边骂我们皮，一边帮我们收拾残局。

对于外婆，我是爱的。我父母在外地做生意，我跟妹妹童年跟少年是外婆抚养长大的，供我们吃穿，安排我们学习生活。而这份爱，对于我来说，又是沉重的。外婆刀子嘴，每次会骂我爹无用，我妈无能，觉得我们两姐妹可怜，让我性格变得很内向、胆小。

外婆去世后，小舅重建了外婆老家，那棵柿子树就留下了，春天开花，秋天每年柿子黄澄澄的时候，他们便摘下来送给我们，让我们捂起来软了吃掉。

我对外婆的爱，就像这柿子，看似很爱她，但实际上却是涩涩的，少年时期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承受的感

清明诗三首

□石泽丰	
墓碑	
 春去春又来 墓碑历经凿子的追问 从此立于荒山野岭 在飞速旋转的世界中 保持一种稳定	
 貌似坚固 其实字里行间 哪经得起 年复一年 一个节气的敲击	
 忙忙碌碌 一年的光景里 唯有清明雨 淋湿了角角落落 遍布的怀念之心	
 永眠 永眠，一个安乐的词 常常借清明的雨点 打在祭祖的路上 凝固成荒郊野外的一抔黄土	
 燃着的香	
 余烟缥缈成含糊不清的岁月 草长莺飞的日子 老屋里总感觉 缺少那个人	
 宗谱只增不减的厚度 飞旋了岁月 老去的光阴 像一炉清纯的火焰 又在炼着怀念的心	
 那些泯灭的字迹 那些泯灭的字迹 是早年刻下的痛 风雨一阵又一阵 把清明甩在了荒野 任谷雨前的落日舔舐	
 怀念是一支飘渺的烟 拂过曾经破碎的心 从碑脚前 升起另一份虔诚	

鸦片战争遗址公园

（外一首）

□徐豪壮	
每一次踏入 都有一阵悸动，甚至战栗 园门前的淡红色石柱 广场处的花岗岩石雕 英雄豪气浩荡 仿佛自己就是那一根石柱 那一尊石雕 登临竹山面向东海 一艘艘洋船呼啸而来 炮弹越过山岚	
在脚下轰然炸响 英雄不倒，那怕是断了下肢 仍然将刀深深插入山石挺 直身躯 哪怕炸掉了半边脸颊 仍然睁着独眼突入敌阵挥杀 只要有一名将士 战旗就不会倒下 广场、纪念馆、将军碑 云廊为英雄注脚 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自此 启幕	
相约而行 山径上人流涌动 各自散入一排排黑色的墓碑 擦拭碑面，摆放祭品 点燃香烛，合手祈祷 人们机械地重复着 躬身之际，美好的祝愿传 给了已故的亲人 火焰升腾，带走了世人的	祈愿 两个世界在袅袅青烟中彼此融通 留着半两骨灰的小盒子 存贮了万千怀念和祈求 彼岸花从向阳处开到了背 阴面 又从一座山开到了另一座山